

法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

——从 19 世纪的巴黎世博会谈起

黄伟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19 世纪我国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四次世博会, 法国民众有了与中国的近距离接触。至 1900 年, 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除了马可·波罗“皇家花园”式的传统想象之外, 又因中国在世博会上的亮相, 增添了美学意义上的理想形象。21 世纪法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 比较典型的有三种: 其一, 古老而遥远; 其二, 觉醒的雄狮; 其三, 令人恐惧的东方巨龙。

[关键词] 巴黎; 世博会; 法国民众; 中国形象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12(2010)02-0134-04

中国人参加世博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中叶, 这个时期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软硬兼施下刚刚向世界微启大门。历史资料显示, 我国在清朝参加的世博会有四次是在巴黎举行。分别是 1867、1878、1889 和 1900 年。巴黎世博会让法国民众不出国门就有了与中国的近距离接触。时至今日,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本文将通过对 19 世纪国人参加巴黎世博会的历史回顾, 剖析法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化过程, 从而探讨其在中法文化的交流与建构中的影响。

1 巴黎世博会上的“中国亭”和中国人

中法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如果从 1687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白晋等传教士出使大清帝国算起, 已经有三百多年了。在此期间, 法国有许多传教士、外交官、记者、探险家、学者, 商人对中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记述,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留下了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游记。他们的描述激起了法国民众对荒蛮古老却又神秘富庶的“天朝王土”的东方想象。这种对中国的集体想象, 从 19 世纪在巴黎举行的世博会中可见一斑。

1867 年, 清政府首次受邀参加巴黎世博会。关于这次世博会中国馆的描述, 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详细介绍来源于《1867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画册》和《1867 年世界博览会全史》这两部书。其中对中国参展是这样描述的: “1865 年 5 月, 一封邀请函就已交给北京朝廷。答复并非如大家所期望的那样: 中国政府拒绝追随其他东方国家的榜样, 这些国家以如此高的热情响应了法国的号召。”^{[1]459} 经过法国著名汉学家德理文的努力促成, 中华帝国还是在世博会

上初次亮相了。德理文经过多方周旋获得经费之后, 按照展会要求进行中国展馆的设计。为了使这座建筑具有中国风格, 德理文想以圆明园为摹本来精心打造一座中式民居和园林。设计师沙蓬根据法国侵略者抢劫并存放于法国皇家图书馆的圆明园画册及设计图, 完成了“中国亭”的全部设计。

根据上述书籍记载, 这次世博会“中国没有正式派员参展”, 只有在巴黎的一些中国产品进口商参加, 中国参展展品除了少数由任福州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美理登联手恭亲王从中国国内运去的商品外, 还有“戴尔·维德·圣德尼侯爵收藏的分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青铜器、铜镜、武器、瓷器, 以及某些属于布瓦修男爵、戴尼先生的景泰蓝和属于额德古尔与拨盖先生源自圆明园藏品的首饰”^{[1]401}。总之, 此届世博会的中国展品真正从中国运去的较少, 主要是由当地华商、从中国获得藏品的游客、军官、学者和法国的中国古董收藏者提供的, 从《1876 年国际博览会官方目录》中可以看到, 这些藏品中还有花瓶、香炉、象牙雕刻品、屏风、水彩画等各式艺术和手工作品^{[2]64}。上述资料还提到了现身展会的中国人, 如在花园里“将辫子盘在头顶上干活”的“两位来自浙江省的壮汉”, 三位来自福建的妙龄少女, 称她们为展会增色不少。据著名作家戈蒂耶参观展览后的描述, 她们“面容端庄、忧伤、温柔, 非常有礼貌地承受着人群的好奇, 且常常不得体的目光。他们观察这些女子就像是在观看稀有动物, 而不是看人。三个女子间最年轻的一个……按欧洲人的眼光来看非常漂亮。她的眼睛微微向鬓角挑起, 线条精细娇美, 宛如一个孩子, 尽管她年龄已是一个少女”^{[1]400}。

[收稿日期] 2010-02-02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 (2009B2046);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项目课题。

[作者简介] 黄伟 (1955-), 女, 台湾台中人,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对外关系史。

王韬在其访欧著作《漫游随录》中记述了参观此次巴黎世博会的见闻:“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因将开设博物大会,特为万国陈设各物公所。二三年来竭资兴造,加意经营,日役工匠数千人,犹不遑给。经始于甲子,落成于丁卯,开院之日,通国民人,列邦商贾,遐迩毕集,均许入而游览,来往无禁。”^{[3]94}文中还记载了一个广东戏班在世博会上演出的情景:有粤人携优伶一班至,旗帜鲜明,冠服华丽,登台演剧,观者神移,日赢金钱无数^{[3]94}。从王韬所述这一幕,可见世博会上的中国戏曲吸引了欧洲游客的眼球。

1878年巴黎举办世博会期间,清政府官员中有数人亲临巴黎见证了此次盛会,其中有郭嵩焘、黎庶昌和马建忠。他们回国后在各自的日记或游记中撰写文章记录观感,其中反映了清朝国人参与巴黎世博会的情况。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 1878年出使法国时正逢世博会,得以亲历此次巴黎盛会,黎庶昌在其《巴黎大会记略》对此有详细描述: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五月,中历之光绪戊寅年三月也,法国开赛会堂于巴黎,至冬十月尽而散,名为哀克斯包息相[exposition的法语译音]。未开会之前一年,法以书遍腾各国,请以珍物来会。至是,殊方异物,珍奇瑰玮之观,无不毕至。其堂设于商得妈司[Champ de Mars的法语译音],旧时练兵之所,巨厦穹窿梁栋榱桷悉皆铁铸,而函盖玻璃,下铺地板,东西相望。外缀园亭池馆,市肆酒楼,规模壮阔。自西洋赛会以来,诧为未有。予数数往观,默志厓略,盖千百中之十一耳!^{[4]111}

清末洋务派重要官员马建忠曾撰文《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向李鸿章介绍巴黎世博会情况,谓“近日工课稍宽,闲至炫奇会游览。四方之来巴黎者,毂击肩摩,多于平日数倍”^{[5]82}。此处炫奇会即巴黎世博会。

曾任驻法使馆参赞,在晚清政治、外交、文化活动中发挥过独特作用的陈季同为 1889年巴黎世博会撰文《万国博览会的中国馆》,热情地向巴黎民众描述中国馆、介绍中国展品,宣传中国文化艺术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他为游客描绘了一幅美丽的风景:“我们的楼阁耸立在垂柳掩映的湖边,春莺婉转鸣唱;你们的楼阁建在马尔斯科校,……我的同胞向欧洲的爱好者提供来自遥远东方的艺术品。”^{[6]164}关于博览会上的“中国亭”,有法国学者证实,设计“中国亭”的法国建筑师的灵感源自中国屏风、陶瓷与刺绣^{[7]25-26}。这些描述在法国游客心目中激起了怎样的想象不言而喻。

1900年是法国连续举办 4届世博会的最后一届。中国跻身 40个参展国行列。与 1889年中国展区仅“获得一块三百米长的地面”^{[6]166}相比,此次世博会中国展馆破纪录地达到 3300平方米,共有 5座建筑,中国的参与意识明显增强了,展馆的设计外形分别模拟北京城墙、万里长城、孔庙等著名建筑以吸引各国游客对古老中华帝国的兴趣。此届博览会中国有了一个突破:上海耀华照相馆展出的照

片在博览会上获奖,成为晚清在世博会上惟一次获奖展品。

2 20世纪之前法国人眼中的理想中国形象

17、18世纪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随着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的流入,王公贵族争相购买收藏以致供不应求。精明的法国工匠仿效中国艺术品以迎合法国人的“中国趣味”。罗可可风格的形成也是源于这种模仿。自杜赫德 1735年出版《中华帝国志》后,更是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中国热”。克里姆在 1785年的通讯中写道:“有一个时期,每家壁炉上陈设着中国的物品,而许多日用的器具,都是以中国趣味为标准的。”^{[8]130}中国的漆器、瓷器、刺绣都是当时最时尚的东西,就连社会地位的高低都以是否有中国器具装饰为判断标志之一。17世纪末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美丽动人描写更是激发着人们的想象:

沿珠江而上,始看出中国真正的面目。两岸都是稻田,有如草地。在这无边的田间,交织着无数的河渠,帆船往来穿梭,正像在草地上泛游。更远处,山峦林立,树木丛生,山腰间有人工开垦的田地,正像是伊勒里官的花园。这中间有许多村庄,充满了田园风味,悦目怡情,只追恨所乘的船很快地驶过去了。^{[8]96}

到了 19世纪,法国描写中国风俗景物、文化艺术的书籍和报道充斥着法国民众的视听。然而百闻不如一见,中国在巴黎世博会上的多次亮相,使得法国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从以往的书本到明确而具体的直接接触。博览会上展出的藏品,无论是从中国送往巴黎的产品,还是法国王公贵族收藏的中国古董,抑或是侵略者从中国掠夺的艺术品,把“中央王国”带到了欧洲,带到了法国民众的面前,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和痴迷。

1860年参与圆明园浩劫的法国军官出版了大量日记、回忆录,炫耀他们的“战绩”,以至于在法国尽管很少有人亲眼见到圆明园真正模样,但几乎人人都听说过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通过人们绘声绘色的描述和劫往巴黎的圆明园画册及宝藏的展出,法国民众将其想象成一座鸟语花香的人间天堂,一所广博无垠的园林,一座耸立着无数亭台楼阁的巨大的城中之城,里面聚集了不可胜数的金银财宝、艺术珍品、古籍手稿。因此,当 1867年巴黎举办世博会时,以圆明园为摹本精心打造的“中国亭”,吸引了大批观众。其“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人们感到被紧紧地抓住了……每一个细节都是新颖独特的,它是如此强烈,使人无法不喊叫起来:这是真的吗!”^{[1]462}马森这样描述巴黎民众对中国人的兴趣:

造访者更感兴趣的是来到博览会的中国人,他们会立即奔向一座看台,那里有两位被人特地从中国带到巴黎展览的中国姑娘,她们住在一间和他们自己国家一模一样的包房里。当巴黎人围着她们观看时,她

们也许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好,只得聊天、抽烟、吃饭、喝酒,装作好像没有被人看见似的。^{[2]64}

法国民众这种对东方“天朝帝国”异国情调的想象,在西方的巴黎通过世博会变成具体而又生动的现实。法国人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个体验: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观看尚董先生的藏品”(尚董的收藏品包括了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陶瓷器皿),“我们很高兴地在‘圆明园’里散步,苦涩地想到人们对那里的所作所为,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了可爱优雅的中国女子,卖给我们很好的中国茶,我们相信自己吃到了燕窝,听到了中国音乐……观看了天国的杂技。^{[1]462-463}

然而,他们从游记中得到的对中国的另一个“认识”在中国展位上也得到验证。

法国方面似乎有意让展位现场显得有些凌乱,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中国风情。游客通过这些凌乱堆积的货物,所能够发现的正是他们希望看见的传统意义上的异国情调。^{[7]26}

真是一语中的。这里的“希望看见”折射出这么一个事实:在西方文化中,中国的形象无论如何变化,始终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这种源于马可·波罗以及后来的旅行家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是那样的根深蒂固,其结果是:去过中国的人,总是带着家乡的视野看待异域,在旅行中只看到他想看到的预期中的中国;没有去过中国的人,更可以天马行空,无所顾忌地驰骋自己对中国的想象^{[9]154}。就好像在 1889 年巴黎世博会时,观众看到“中国亭”之后,“总算放心了,他们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中国:这个商亭多么像茶杯上画的中国小塔啊,法国观众的眼睛所期待看见的就是这种画在屏风上的中国”^{[7]27},就是这些如“圆明园”似的人间天堂、新颖独特的中国古董、优雅可爱的中国少女,还有那“耸立在垂柳掩映的湖边”的美丽的亭台楼阁。

在世博会上,中国形象被赋予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色彩,即“殊异的、遥远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现代主义浪漫想象,这种寂静平和的乡土中国的形象象征着某种超越性的、永恒的牧歌田园^{[9]152-153}。这种“田园牧歌式”的中国形象,既是几百年来那些深入到中国人生活内部、被中国深深吸引、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伟大民族”^{[10]2}的西方人自觉或不自觉渲染的结果,也是“师夷长技以自强”的中国士人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而刻意宣传的结果。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上文提到的陈季同。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坚信中华文明并不输于任何一种西方文明,在陈季同的眼里,“我们的”就是比“你们的”强,如果这个“楼阁”(展馆)建在中国,那么效果一定比建在巴黎的马尔斯科校场好。而“我的同胞”是那么宽宏大量通情达理,为了“向欧洲的爱慕者提供来自遥远东方的艺术品”,毫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在向法国游客谈到中国的展品时,陈季同娓娓道来:“我们的‘参展商品,一点不缺

少第一流的质料、艺术家的灵感和工匠的技巧’;完成‘像油画一样的’精美中国刺绣,需要‘耐心和灵巧’;中国送来参展的‘美不胜收’的牙雕作品,是‘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绝活儿’;要想逐一‘介绍中国数千种竹器、乐器、漆器、墨汁、各式折扇、香精’等等,‘那就需要一本书而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讲完的’”^{[9]170}。陈季同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浸染着他面对西方观众这一“他者”时的自我言说欲望,也如一面镜子,折射出 19 世纪之前欧洲人普遍的中国观和理想化的中国形象。

3 20 世纪后法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世界上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中国和中国文明”。蔡元培在招待法国公使傅乐猷等的宴会上致演说辞时也说:“西洋各国,在文化上与中国最有关系的是法国。”^{[11]149}的确,法国具有优秀的汉学传统,早在 1814 年巴黎就创建了西方第一个汉学研究机构。三百多年来,17 世纪的法国传教士和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汉学家,都对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做过深入研究。那么,今日法国人眼中的中国又是怎样的?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三种:

其一,“古老而遥远”。对大多数法国人而言,中国仍然保持着东方古老文化的象征意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极具吸引力。现实的中国无论发生了多么巨大变化,在法国人脑海中的中国永远是那个令人向往的文化故园,充满了孔子智慧和老庄隐逸的神秘之国。这个认识仍然源自上文提到的“美学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在普通法国人中间相当具有代表性。

其二,“觉醒的雄狮”。从法国国家领导层来看,无论是二战后的第一任总统戴高乐,还是前总统希拉克,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 21 世纪的今天,他们均看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作用。希拉克对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评价甚高,认为中国将在新世纪成为世界真正的第一强国。从巴黎上层社会沙龙的评价来看,法国人由衷敬佩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所取得的成就,赞叹中国人的无限创造力。他们认为中国代表人类的希望、世界的未来。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组织、开幕式上的大型表演、礼仪小姐的婀娜身姿、中国人的微笑……这一切都给法国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赞扬。

其三,“令人恐惧的东方巨龙”。拿破仑有一句话令世人记忆深刻:“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全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但其下半句“上帝啊,就一直让它睡下去吧”更能代表西方的中国形象,典型地折射出法国对于中国想象的另一面,即在仰慕中国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中国的否定。这种想象由来已久,在伏尔泰对中国大力褒扬的同时,孟德斯鸠和布朗杰则对中国的专制制度大加鞭挞。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固步自封,古老、僵化、衰落、残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在法国

一直并存,从清末巴黎世博会至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可是法国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随着世界大环境的变化此起彼伏。无知、误解、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依旧是法国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基础。法国一些所谓的“中国通”带着有色眼镜,仅凭一知半解就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国家政策、社会问题妄加批评,深刻的历史烙印和复杂的矛盾心态使他们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实产生误读曲解。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科学、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迅猛发展,西方的中国形象围绕着所谓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等逐步发展到“中国威胁论”。无论是“藏独”还是“法轮功”都在法国社会谋得一席之地。这些势力虽不足以抵挡世界进步的潮流,但是在民众中间造成的影响却不可低估。一些法国民众对达赖等的信口雌黄信以为真,一些西方媒体不甚客观的渲染,更是使法国民众心目中的中国与现实出现相当大差距。巴黎抢夺奥运火炬、萨科齐接见达赖喇嘛,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也在于此。

在 21 世纪的今天,各国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法国这样一个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人类社会贡献了如此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国度来说,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却缓慢甚至是滞后了,至今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仍然局限在一种文化修养层面,中国人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不是现实而存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霜雨雪之后,停留在法国人脑海中的中国仍然是拖着长辫、身着丝绸马褂、裹着三寸金莲的神秘的中国人和有着亭台楼榭的孔孟与老庄的充溢着古典文化的天朝故土。这一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他们无法接受今天这个变化巨大的中国,这与想象的异域形象反差太大,令他们失望。异域形象的形成过程,并不完全是对异域文明的一种真实反映,有时往往参杂着想象主体根据摆脱自身的传统模式的需求而进行重构的过

程,是渗透着本土情感与主观意念的创造物。因此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既有真实的一面,亦有变形夸大的一面。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对于中法交流来说,积极和消极因素并存。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形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彻底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也必然会随着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2010 年世博会转瞬即逝,以一个更加成熟的大国心态向世界开放,在向世人展现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展示自己博大的胸怀和时代精神,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这是中国需要努力去做并且能够做到的。

参考文献:

- [1] 孟华. 法国汉学家德理文的中国情结 [G] //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跨越空间的文化: 16- 19 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论文集. 2008 400- 463
- [2] 马森. 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 [M]. 杨德山,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4
- [3] 王韬. 漫游随录·扶桑游记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94
- [4] 黎庶昌. 巴黎大会纪略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111.
- [5] 李华川. 马眉叔《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考 [M] // 清史论丛.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3 92
- [6] 陈季同. 吾国 [M]. 李华川,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64- 170.
- [7] GILBERT Gadoffre. *Chudel et l'Univers chinois* [M]. Paris: Edition Gallimard, 1968: 25- 26.
- [8] 阎宗临. 阎守诚. 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 [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3 96 130.
- [9] 周宁. 世界是一座桥: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建构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52- 154
- [10] 麦高温.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 前言 [M]. 朱涛, 等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2
- [11]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49.

China' s Image in French People' s Eyes - - Talk from World Exposition of Paris in 19th Century

HUANG W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China took part in 4 times world exposition which were held in Paris. The French mass have gotten in close touch with China. Till 1990, about China, French increased the ideal image in the esthetics meaning because of China' s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exposition.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imagination of Marco Polo' s “the imperial family garden”. There are three more classic images about China' s ones in French people' s eyes: one is ancient and far away, another is an waking male lion, the other is a horrible big dragon.

Key words Paris world exposition; French people; China' s image

(责任编辑: 松仁)